



| 评点本 |

甘特的冬天

[巴拉圭] 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 著

尹承东 王小翠 译

我的身体温润如玉
我的美丽如同一只贞洁的美洲豹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评点本 |

甘特的冬天

〔巴拉圭〕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 著

〔美〕特雷西·K. 刘易斯 评点

尹承东 王小翠 译

藏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特的冬天: 评点本 / (巴拉圭) 马科斯著; 尹承东, 王小翠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7-2646-9

I. ①甘… II. ①马… ②尹…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巴拉圭—现代

IV. ①I78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0757 号

甘特的冬天: 评点本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悖论中的思想教化：《甘特的冬天》之声外声（序言）

深深的不安困扰着各个部落，卡拉伊人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并将其宣扬为世界的谎言、丑陋与邪恶的现身。预言家们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其他人更为敏感，也是他们最先宣扬不安或比所有人都更感到慌乱。因此，印第安人和预言家之间达成一致：“必须改变世界！”（“来吧！上了我！”埃丽萨说，“喔，宝贝儿，带它回家！在我的小山丘上驱动它！亲爱的，进入吧！让我大声叫出来！”）卡拉伊人使出了什么妙招呢？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邪恶之地前往无恶之境……那是一个不存在疏远反感的完美之境……人类与天使共享的乐土。

——《甘特的冬天》第一部分第一章

《甘特的冬天》开篇如是写道。一部如此开头的小说想表达什么？一篇将不入流的英文俗语 fuck 与讲述图皮瓜拉尼预言主义的学问精深的片段并置，且在其后长达两百多页的篇幅中总是以此出其不意的手法写就的作品想告诉人们什么？毋庸置疑，有人会问，既然《甘特的冬天》拥有如此浩渺的语义宇宙，也许同样浩渺的还有本序言中囊括的这番天地、一个通过阐释和叙述摊开在读者面前的看似不可能又或许极为可能实现的悖论计划，如何才能在一个通向无尽的迷宫中找到所有崎岖复杂的线索，并将其浓缩、简化为包含史料与主题的浅显易懂的目录，使其成为辛劳付出后那浩渺的真实写照与其文学价值的体现？更好的选择恰是从一开始就放弃这样的企图，转而铺陈另一更加可行的计划，即通过其他学者思想的启

发，从个人视角抛出对小说的解析，与读者共同体验一场愉悦的“阴谋”。

这一视角的根基来源于一个看似幼稚的提问，为什么要读书？或者，更精确地说，为什么要读文学书？大约一两百年前，甚至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甘特的冬天》首次出版时，答案似乎都显而易见：读书是为了丰盈头脑，为了娱乐身心，为了感同身受他人的喜怒哀乐，为了领会吸收在世俗熙攘中救济灵魂的话语，为了用思维的指尖触碰美好，等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直觉、这些数代读者众所周知的金子般的珍贵资产在瞬间科技和平庸商业的双重打击下竟难以置信地日渐光泽黯淡。人们会说，既然快速敲击键盘因特网便能为我们提供无数梗概和材料的话，何需再读《堂吉珂德》？当同样的键盘魔法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和一连串永无尽头的关联——音乐、视频、文章、在线图书、报纸、淫秽传播、阴茎增大、皮鞋广告、足球比赛、妙语趣事、圣母祷告——当所有一闪而过的念头都能轻松满足而无需付诸书籍时，又何需独自静坐逐字逐句地探索那孤独的天地？

当然，很多人已先于我察觉到这种趋势，但从未有人能像美国文化与科技评论家尼古拉斯·卡尔那样清晰地挑明这一事实，他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2010年发行，下称《浅薄》）一书中通过旁征博引论述了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引起人类深度思考能力的逐渐丧失。他认为，网络“在设计上就是一个碎片化系统，一台旨在分散注意力的机器”¹，正如其在书中断言道：

网络向我们的即时活跃记忆²施压，阻碍长期记忆³的巩固，是一

-
- 1 在设计上……分散注意力的机器，《浅薄》第193页，需要澄清的是，卡尔承认互联网的优越性，不反对网络的谨慎和克制使用。关键在于不让网络破坏人们专注思考一个或多个问题的能力。
 - 2 即时活跃记忆，即工作记忆，指人们在有限当前时间内捕捉到的可用信息。
 - 3 长期记忆，指长时间储存的对体力活动（走路、骑自行车等）及脑力活动（某种语言或某篇天文学文章等）的记忆。不同于工作记忆，长期记忆容量大且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卡尔在《浅薄》中多采用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的研究成果。见斯威勒《技术领域的指令设计》（1999）一书。

种失忆科技。（《浅薄》第193页）

与该失忆相对，卡尔强调深度与强化阅读对大脑功能的增强。

只要过滤掉心神分散，心平气和地使用具有分析解决问题功能的脑前额叶¹，深度阅读便成为一种深度思考的方式。阅读体验丰富的读者大脑便是冷静的，而非狂热的。（《浅薄》第123页）

这不是受文化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简单习惯，人们频繁阅读或上网并非由于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是主观意志作用下可改变的习惯。根据卡尔通过大量实验证明的理论，这是神经效应。因为区别于人们截至目前的惯性认知，成熟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²，其结构与化学成分随着人们惯用科技的变化而产生差异。

被同时激活的神经元得以结合，未被同时激活的则不会结合。随着我们浏览网页时间的增加，脑神经便会主动排斥读书时间……随着我们蜻蜓点水般在信息中来回跳跃，脑神经便会主动排斥冷静思考时间，从而引起支持智力功能与活动的大脑区域逐渐退化、分解。此时，大脑就会回收闲置不用的神经元和神经轴突的突触用于其他……任务。我们获得了新功能，却也失去了旧的。

如卡尔所言，这些生理效应也适用于记忆功能，分为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³）与长期记忆。比如，我会转眼忘了上午打给药店的电话号码，却永远不会从大脑剔除我的结婚纪念日。人类的长期记忆容量无限，短时记忆却极为有限，每次仅有七个组块左右⁴。为了让知识从短时记忆转移

1 脑前额叶，大脑功能区。

2 惊人的可塑性，见《浅薄》第21至34页。

3 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并列的术语。个人理解为二者相似但不完全一致。“工作记忆”很可能是“短时记忆”的一种，但由于专业知识不足，恕未能详述二者的区别。

4 每次仅有七个组块左右，“七个组块”的数据源于1956年著名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发表的《神奇的数字7 +/- 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一文。如文章标题所示，每次信息量在七个组块上下浮动。见《浅薄》第124页。

到长期记忆，或者说，为了让所有老师如愿以偿地看到学生学会技能、特别是让构成教育本质与顶峰的复杂概念组合起来，也为了让神经学家称为“基模”的信息集合在神经纤维扎根立足，需要一个不断重复、思考、借助身体和想象力的多样体验才能实现的内化融会过程¹。文学阅读恰恰传输了这一过程，但对网络的过度与浅薄使用却让其流产了²，因为各类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在转化为基模和永恒的智慧之前已让人接二连三陷入迷途。

然而，怀疑论者会发问，这一切与网络仍是少数人特权、人们不读书是因无书可读并非显示器泛滥的拉丁美洲有何相干？当然，我们部分同意该观点，但异议并不能从事实上推翻已有分析。想想最初的提问：为什么要读文学书？答案不言自明。除去网络这一拉美大陆也无法幸免会遭遇的问题外，我们仍有足够迫切的理由向拉美民众宣传文学，那些与理想大陆发展密不可分的原因：一个自由、怀有深厚人文情怀、懂得互相尊重思维能力、关注他人、团结世界的新大陆。

自此不难跳回本序言的焦点：我的朋友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的巨著。因为既然已经肯定了文学阅读对拉美发展的核心作用，则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学作品理应是高质、能最大限度增强创作热情、呈现写作方式多样性和饱含深沉思考的，而这也是记忆长河中传承智慧所必不可少的。

不久前，也就是2012年8月，在亚松森市东方大学主办的文学研讨会上，巴拉圭教育部长公开将《甘特的冬天》指定为“国民教育重要性”³代表作品。尽管部长先生或许并不知晓卡尔的观点，但此处的认可与前者

1 也为了让……“基模”……内化融会过程，见《浅薄》第124至125页。

2 对网络的过度……使用……流产了，有人会问，如果互联网云数据会阻碍知识的形成，为何小说中通过加注所进行的频繁的信息嵌入却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区别在于，网络通过鼓动人们关注完全不相干的信息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而小说所有注解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内容联系，从而使注意力更为集中而不是分散。此外，卡尔认为，操作电脑与阅读纸质书籍在身体知觉体验上存在根本区别，挪威作家安妮·曼根指出，这些区别将不断强化上述效果。见《浅薄》第90页。

3 国民教育重要价值，引自研讨会项目用语。

著作中的神经学理论高度吻合并非意外之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马科斯的小说会全方位提升读者的精神高度。

前面已经说过，我不会试图对小说作全面剖析，仅为诸位做些抛砖引玉之功，简要说明马科斯与俄罗斯伟大文学理论家巴赫金（1895—1975）¹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巴拉圭作家刻意效仿了巴赫金，这还谈不上，而是因为巴赫金预见性的理论为解读近几十年来包括《甘特的冬天》在内的世界优秀小说提供了思想依据。若从传统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角度分析，也就是说，按照“正常”行为发生准则衡量，《甘特的冬天》也许会引发争议。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既不这样说话也不这样办事。一个贫穷如索莱达的女学生如此英勇并创作出小说中那样优质的诗歌不能不令人称奇，身负世界银行总裁之职的主人公潘乔·甘特放弃高薪厚禄、只身为他人无私返回巴拉圭同样世所罕见。然而，若从巴赫金的视角观察，这种与人类最低可能性标准也无法取得一致的表达方式正以无与伦比的新鲜和睿智闯入读者的意识。刹那间，索莱达、甘特、贝罗尼卡、埃丽萨以及所有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再是为实现与世界其他声音和人类一切可能的想象力保持共鸣而设计的乏味的提线木偶。

对小说读者，首先希望诸位能暂且搁置少许固有标准，以便在语言风格、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和读者本身角色上吸纳更多可能性。作为导引，请看以下巴赫金思想的主要理论：

对话理论：与“托勒密”式语言相反，巴赫金提出“所有主人公都参与对话，互相阐明观点”的“伽利略”式语言²。

1 巴赫金，小说原文为 Mijail Bajtin，也写作“Mikhail Bakhtin”，尤见于英文读物。

2 与“托勒密”式语言相反……提出“伽利略”式语言，见巴赫金《小说话语》第327至366页。
“托勒密”式语言的说法来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公元100—170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托勒密”式语言指局限于关注自身、进行封闭式思考的语言；与此相对，“伽利略”式语言来源于认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更关注外部世界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

对位法：按照这种巴赫金精神，文学作品可看作是“不同声音”的对位¹——不同主人公、不同陈述者、不同引用材料和不同读者——消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刻板等级所主导的声音。

狂欢化：其叙事理论的比喻说法，巴赫金用互具启发性、冲破社会单调羁绊的嘈杂欢快的声音再现了中世纪的狂欢生活²。将一篇文章狂欢化即是让它从约定俗成的叙事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话主义：同戏曲一样，小说并不是根据作者的处方严格按剂量形成的声音组合体，而是独立论点之间真正的对话。对话者乃是交谈的主体，而不是他人或作者说话的客体³。

主体间性：这一叙事理念的根本在于个体意识具有社会性，与其他意识创造对话，并从这种不同视角的碰触中涌出文章的真实性⁴。

杂语：其特点是受此启发创作的小说都具有多重措辞，不仅有多语言词汇和语句，还有出处不同的段落⁵——口语、俗语、雅语、私语等各类风格——以及不同领域的表述——科学、历史、诗歌、神话、学术等。

杂交性：语言和史料时而汇成一段独白或一个单句⁶，经“另类”主人公之口转化为杂交话语，从而超越现实。

元话语：巴赫金式交谈的常见方式，言说者——主人公或作者本人——为评价其他说话人的陈述内容须借助元话语，也就是说，元话语的

1 “不同声音”的对位，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他认为对位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近代其他小说家最显著的风格之一。

2 狂欢化……中世纪的狂欢生活，见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及《拉伯雷研究》第324页。

3 对话主义……他人或作者讲话的客体，见巴赫金《小说话语》第278至279页及《拉伯雷研究》第325页。

4 主体间性……文章的真实性，见卡尔·布兰迪斯特著有关巴赫金文章及《拉伯雷研究》第325页。

5 杂语……多语言……出处不同的段落，见巴赫金《小说话语》第271至273页。

6 杂交性……单句，见巴赫金《小说话语》第358至260页及《拉伯雷研究》第335页。

意义在于分析另一话语¹。如说话人引入专业术语对他人发言内容的回应。

相关性：杂语文章中，不同的言辞以出人意料的效果罗列在一起，如一段文雅说辞会与一段街头俗语并置呈现、相得益彰²。

互文性：从这点看，任何一篇表述性文章都通过或含蓄或确切的方式与其他文章相连，如影射、引用³。从而实现外部声音与原文声音的对位。

读者理论：这一理论的本质在于读者将自己的声音融入文本环境⁴。读者加入自己的观点，与作者、作品及其他读者对话，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本效应，扩大阅读的狂欢性。

时空体：根据部分数学概念及爱因斯坦理论的重要原则，巴赫金提出，文学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称为时空体⁵（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第84至85页）。按照爱因斯坦基本思想，宇宙中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的，小说时空体中的时间和空间亦如是。相较上述其他理论，这一理论似乎无足轻重，但事实上它才是所有理论的核心，特别是构成了巴赫金对位法赖以实现的时空舞台。

这张理论清单上还应该再添一样东西：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从1960至1970年代拉美文学大繁荣的“爆炸”时期到其后的“爆炸后”发展历程

1 元话语……分析另一话语，见默森、爱默生合著《巴赫金：散文艺术的创作》第123至171页及《拉伯雷研究》第325至328页。如《拉伯雷的研究》所言，“元话语”理论最早源于波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1902—1983），见其著作《演绎科学中的真理概念》。

2 相关性……相得益彰，见巴赫金《小说话语》第291至293页及《拉伯雷研究》第335至336页。

3 互文性……引用，根据C.巴泽尔曼《互文性：巴赫金、沃洛西诺夫、文学理论及读写研究》，“互文性”这一术语由保加利亚裔法国作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引进，且并未出现在巴赫金的作品中。但互文性思想与这位俄国作家紧密相连，因而也隶属于主体间对话的叙事理论范畴。见《拉伯雷研究》第328至329页。

4 读者理论……文本环境，巴赫金对小说研究的理论说明，用詹姆斯·塞蓬的话说，即：“……在作者、人物及读者意识中进行的积极真相创作应是各方平等参与的过程，并且读者必须参与其中，因为对话间反应……使观众也成为参与者。”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8页及默森、爱默生合著第326至328页。

5 时空体……重要联系称为时空体，见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及瓦雷特·利纳雷斯文章，<http://tortugamarina.tripod.com/articulos/nava/cronotopo.htm>。

中都是有迹可循的。尽管文学历史由于其本身的高度主观性并不能尽然精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爆炸”到“爆炸后”的过渡特点是运用巴赫金理论的表达技巧对日渐不公和暴力的社会动荡浪潮进行猛烈抨击的不断高涨的热情¹。70、80年代拉美独裁统治引发的社会病状都迫不及待地通过声音碰撞和人群喧闹展现在巴赫金式的作品中。

由此来看，人们当然习惯于将《甘特的冬天》划入“爆炸后”作品之列。事实上，“爆炸后”这一术语的普及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²，正因如此，对他小说的分类才显得合情合理。说到这儿，我们发现，高质量文学的意义远不止于其影响力的叠加。应该重申一点：马科斯既没有简单地临摹任何“流派”也没有仿效巴赫金，他的作品是不同风格³的集大成者——侦探小说、爱情小说、闪回和拼贴技巧、意识流动技巧、流行文化、瓜拉尼宇宙哲学，等等——更不必说作者本人的叙事天分。我之所以强调巴赫金是因为他的理论同《甘特的冬天》的社会思潮及其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和思想自由的精神相一致。这一社会思潮与上述理论具有共同点，并潜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即文本真相并不是我们单调地按照作者固定的阅读指南从其话匣子提取的华丽摆设，而是一种渗透着由各种声音——包括我们自己的——参与了的大量交谈的东西，这是基本认识。

注意我们提到了文本真相，因为它的确存在，即理解本质。这是关键点，因为很多研究巴赫金的学者误认为他追求的是一种无生气的文学和一种不协调且无意义的对位。必须明白：狂欢自有其价值。半个世纪前，即还未掀起对巴赫金的研究高潮前，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预言性地

1 进行猛烈抨击的不断高涨的热情，见《拉伯雷研究》第322至323页。

2 这一术语的普及……马科斯，见马科斯《罗亚·巴斯托斯：爆炸后的先行者》第63至80页。

3 不同风格，佩罗·巴科的研究对小说中的流派倾向作了很好的概括。也可参考利塔·佩雷斯·卡塞雷斯《内向视角：〈甘特的冬天〉中的康德原理》中对德国哲学家康德思想的分析。

指出：

……作者的声音在其决定写《奥德赛》¹、《鹰眼》²或《包法利夫人》³时就被热切地体现出来，正如对菲尔丁、狄更斯及乔治·艾略特⁴写作手法最直接的评论一样。他所显露的一切都是为了言说……”

简要地说，作者的见解一直存在，对每一个懂得寻找它的人都显而易见……我们始终不该忘记，尽管作者甚至能够选择掩饰和伪装，却永远无法选择消失……

这一论点完全适用于受巴赫金理论启发而创作的作品。此类文章的作者未曾企图消失，而是希望与我们展开真切充实的对话，自碰撞而来的真相不属于他，而属于你，属于读者……属于我……和我们每个人。

当然，这是个在布斯时代十分热门、众所周知的“观点性”问题，但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塞万提斯时代，甚至经过数十年对语言相关性⁵的探讨后直至今天仍长兴不衰。但切勿将巴赫金理论同相对主义⁶混淆。所谓的作者观点是陪伴读者通往真相之旅的一个重要声音。将人物与传统的

1 《奥德赛》，古希腊史诗（确切时间不明，约公元前8世纪）。

2 《鹰眼》，指上世纪40、50年代风靡美国的科幻人物，很可能改编自麦克·阿伦（1895—1956）的《鹰侠》（1940）。

3 《包法利夫人》，法国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1856年作品。

4 菲尔丁、狄更斯及乔治·艾略特，分别是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及乔治·艾略特（1919—1880），其中，乔治·艾略特是玛丽·安·伊万斯为避免受到大男子主义歧视而取的笔名。

5 语言相关性，可见杰出研究员大卫·威廉·福斯特对罗兰·巴特核心思想的分析：“巴特写作的基本理念是：我们已经不能接受从虚假的言说者、信息、接收者三方关系衍生出来的语言或文学理论。”也可见巴特著《写作的零度》。巴特及其诠释者福斯特在文章观点构成的争议性上看法是一致的，但个人认为，这并不应否决作者尝试创造意义的机会，也不应否决读者尝试理解这份创造的机会，更不能否认多方对话才是作品本身最大的意义，即狂欢自有其价值。

6 相对主义，尽管巴赫金积极评价“伽利略”式语言的相对化（见《小说话语》第327页），然而这不等于作者观点的相对性消失。

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机械捆绑分离时，作者既未放弃自己的视角，也未赋予他的“婴孩”们道德上的平等。因而，在《甘特的冬天》中，若将索莱达与拉腊因或埃瓦里斯托放在同一道德平面比较，则显得荒谬愚蠢，因为世事万物总是有好有坏。《甘特的冬天》是对独裁制度的强烈谴责，作者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但故事尚未结束，如上所述，领会作者的立场与同作者及其故事角色对话、享受交谈、玩味措辞分量，并任由其引领我们到达另一神秘世界或意识形态边缘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场“读者之旅”，旅行的终点是“狂欢的价值”，只有当书面上激动人心的话语同阅读人的觉悟并存时，文本真相才有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交谈的动力将我们带至一个连巴赫金自己或许也未预料到、却由《甘特的冬天》反复见证的重要领域：体悟他人的话语、在不放弃做自己的同时成为别人，在没有强迫和背叛的同时用角色的思想充实自己也用自己的见解丰满角色，并在刹那间于无声中成为言语圣徒等等这些看似无法实现的悖论。

值得称许的是，这样几近神奇的阅读体验与前文提到的记忆神经学联系甚密，因为完整的“读者之旅”该是这样：通过本序强调的丰富技巧和主题在大脑中构建永不磨灭的、超越于作品言语之外的语言脚手架。不难发现，本序避免过多地透露给读者其将会在正文及注解中逐渐发掘的关于小说的特定信息。这样的省略乃是故意为之，因为最重要的恰是亲自开启发现之旅，而不是接受他人强加的领悟。任何文学理解上的独裁都是虚假无用的，在如下所示的小说章节面前更是：

要用悖论来训练思维，而不是用定论。革命是怀疑的权利。请在你身旁给我留个地方，与记忆平行，它悠长如同被热望点燃的地平线，温热如同你沉默双手的爱抚，熟悉如同你秀发轻柔地滑落，那都是我的回忆。请在你的身旁给我留下个地方，让我的痛苦在那儿安息，让我的容貌在那儿躲藏，让斗争得到保护，可以把死去的人遗忘：我的

全部狭隘的经历和伤痕、刑具高压电棒和疥疮、不断涌现上升的欲望
和连绵不断的往事……

（《甘特的冬天》，第三部，第十章）

读者朋友，我的确可以告诉你有关该章节的任何细节，但现在轮到你去探索专属自己的细节。比如，我还可以告诉你，马科斯从自己的诗集中摘选了上述楷体内容将其变为此处英勇的索莱达的诗，但现在轮到你，读者朋友，将这些言辞融入你的角色。现在轮到你与它们对话，让它们与你的忧伤不幸、癫狂荒唐、睡梦中困扰你的奶价和醒来时温暖你的拥抱融为一体，让它们穿过你的细胞和神经突触，感觉自己正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道，探知生命的手。“悖论中的思想教化，而非真理中”——在记忆山岭中旅行并把这耀眼夺目的文字里难以领会的激情在你的脑海里沉淀吧。启程吧，我的朋友，不必担心，有我陪你。

特雷西·K. 刘易斯

纽约州立大学

奥斯威戈，纽约，美国

基本资料、评论载体及致谢

坚定展望未来之时，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的《甘特的冬天》已拥有堪称光荣的出版履历。西班牙文初版于1987年发行(被评为当年的“巴拉圭图书”)，并先后于2009、2012年再版。翻译版本也已有英文(2001、2009)、法文(2011)、印地文(2012)和葡萄牙文(2012)等，并已计划发行俄文、日文阿、朝鲜文、塞尔维亚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保加利亚文、泰米尔文、孟加拉文和马拉地文等版本¹。英文初版首次发行后，《甘特的冬天》成为巴拉圭第三部被译成该语言的小说，其他两部是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人之子》和《我，至高无上者》。

1987年面世前，小说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马科斯主要从对巴拉圭独裁统治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强烈反对和自己的流亡岁月中汲取灵感。小说创作于1974年²，正式出版时在原稿基础上历经十次修改³，在写作技巧、语言风格、人物设计及主题定位上均有重要突破。这其中马科斯对文学、文学评论及其他领域作品求知若渴的涉猎起了关键作用。除

1 翻译版本……马拉地语等版本，编辑本书之时(2012年11月)，葡萄牙文版已定于下月发行(2012年12月14日)；俄文及日文版已完成翻译，即将出版。韩文、塞尔维亚文、希伯来文及阿拉伯文版正在进行翻译；文中提及的其他文种版本已确定翻译计划，尚未知确切进度。已完成和即将完成的翻译版本其译者分别是：特雷西·刘易斯(英文)、阿兰·圣桑(法文)、普拉哈提·纳乌提雅尔(印地语)、达亚内·佩雷拉·罗德里格斯(葡萄牙文)、迪娜·奥德诺勃佐娃(俄文)、坂本邦夫(日文)、金向航(韩文)、斯洛博丹·巴赫维克(塞尔维亚文)、罗拉姆·维尔泽(希伯来文)、塔里克·阿卜杜勒·哈密德(阿拉伯文)(2012年11月2日，correo electrónico de Marcos)。

2 创作于1974年，见佩罗·巴科：《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爆炸后小说》第289至290页。

3 正式出版前在原稿基础上历经十次修改，或者说在第十次出版前修改了九次原稿，其缘由并非出于对之前编辑版本的不满，而是作者为达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所作的选择。

了巴赫金，小说中还可感受到其他多位作家的存在痕迹，如罗亚·巴斯托斯、科塔萨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索尔·贝娄、皮埃尔·克拉斯特、安东尼奥·马查多、海明威、博尔赫斯、加西亚·洛尔卡、塞萨尔·查韦斯、切萨雷·帕维斯、埃里布·坎波斯·塞尔维拉和尤金·奥尼尔等。

然而，同所有优秀文学作品一样，《甘特的冬天》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创作成果，是他奋斗与希望的结晶，是他与其他血肉分明的人物奔忙耕耘的收获。在此，从作者诸多重要人生经历中¹选取若干片段，以作介绍：

1950年6月1日出生于亚松森市，母亲阿曼达·阿尔瓦雷斯，父亲为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何塞·马科斯。

1950至1960年间，于亚松森圣何塞学校完成小学及初中学业，其间文学及艺术课成绩突出。

1970至随后几年，同马内科·加利亚诺、米托·塞格拉、卡洛斯·诺格拉、何塞·安东尼奥·加利亚诺及其他人士发起将创新流行音乐与反斯特罗斯纳独裁统治相结合的“巴拉圭新流行音乐运动”，并崭露头角。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开始在巴西《时代》杂志、阿根廷《标准》杂志及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1970年诗集《诗》获《标准》杂志“雷内·达瓦罗斯奖”。

1973年，合著戏剧《洛佩斯》在亚松森上演，广受好评。

1971至1977年，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也在母校圣何塞学校任教。

1977年，斯特罗斯纳独裁政府继续对“3月1日运动”武装组织实施镇压，并以采取“预防措施”为由，于当年7月逮捕马科斯及其他加入《标准》杂志但与“3月1日运动”无关的知识分子。他在令人不寒而栗

1 诸多重要人生经历中……返回祖国，见阿玛拉尔：《巴拉圭的锻造者》第407至408页及2010年11月28日 correo electrónico de Marcos。

的调查部受尽拘禁与滥刑之苦后，8月25日前往墨西哥使馆，随后辗转于各个使馆，开始流亡生涯。

1978年1月11日，到达马德里，逗留两年，并获得马德里孔普卢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0年8月，与家人迁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居住两年，并获得匹兹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82年8月，前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静水市与家人团聚，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执教7年，任文学老师。其间常举办著名文学论坛，并于1983年创办《文学话语》杂志。

1984至1989年，获准短期返回巴拉圭，但禁止久居。分别于1984、1986、1987年回国。

1989年，迁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不久，巴拉圭独裁政府倒台，马科斯同家人返回祖国。

1990年至今¹，任巴拉圭北方大学校长，并加入巴两大政党之一的真正激进自由党，致力于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他坚持通过文化、教育和民主化进程改善国民生活的原则，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包括推广歌剧、芭蕾舞，组织论坛，赞助国际知名艺术家和演说家。

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的文学、批评学及政治史学著作颇丰；除了《甘特的冬天》的多语言版本外，着重列出以下几部²：

《诗》（1970年，获“雷内·达瓦罗斯奖”）

《洛佩斯》（1973年，合著）

《罗亚·巴斯托斯：爆炸后的先行者》（1983年，获墨西哥“多数奖”）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爆炸后》（1985年）³

1 1990年至今……国际知名艺术家和演说家，资料源于编辑与作者多年交往整理所得。

2 着重列出以下几部……《如此荣誉：自由文章选集》，见阿玛拉尔《巴拉圭的锻造者》第408页。

3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爆炸后》（1985年），见阿玛拉尔《巴拉圭的锻造者》第408页，其中记录该著作出版时间为1986。